

好久不见,我的老同学

■姜秀伟

当某一天被邀请加入高中同学微信群时,我一点也没有感到意外,一切好像都是时间安排好的那般自然。相遇的人们,迟早会相遇,哪怕隔着万水千山。重归高中时代大家庭,再见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庞,心里只有漫漫岁月积淀而来的温暖与感动。

没有影视剧喧嚣场面的铜臭味,也没有追名逐利假面下的尔虞我诈,更没有嫌贫爱富的冷嘲热讽。多年不见的老同学再相遇,只有重绽的灿烂笑脸、一声温暖的问候、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,还有我们共同拥有的、永不褪色的青春岁月。

我们在一句句嬉笑声中,在一张张愈发成熟的笑脸中寻找着熟悉的小伙伴。我们共同回忆着曾经的校园时光,一起拼凑出当时的欢乐场景,脱口而出高中时彼此的绰号,此起彼伏道着一声声“老师好”……微信群里叽叽喳喳好不热闹,恍惚间我们又回到高中时期的大课间。那一刻,被岁月封印了十数年之久的校园记忆再次开启,重新绽放出青春的风采。

原来,我们的十八岁,从未走远,一

直悄悄藏在我们内心深处。

高中时期的班主任张老师还是微胖,一脸温和。谈笑间,大家多想一起重回高中时的教室,再听张老师上一堂课……那时不懂老师们饱含期待的目光,不解老师们的严厉与付出,懂时多怀恋,已入至中年。

曾经稚气未脱的少年,如今都已过而立之年,或已成家立业,或已为人父母,遍布国内外,分落天南海北。有人执教于三尺讲台,成为一名平凡又伟大的人民教师,有人在行政单位在基层服务于民,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,有人成为白衣天使,救死扶伤,还有人在商海中奋力拼搏,成为时代的弄潮儿……

岁月改变了太多太多,从空间上把一个班级延展到五湖四海,从时间上让一个个懵懂少年成熟精致起来,然而唯一没有改变的,是一颗颗被那个纯真年代沐浴过的赤子心。

我们虽远隔千里万里,但只需一句暗号似的昵称,一句对少时某个场景的

调侃,瞬间,那些漂泊的心就又能再次聚集到一起,那些青春洋溢的笑脸,又能清晰地闪现在眼前。

米儿、豆儿、小花儿、小葵、虾米……我们更习惯称呼彼此高中时代的绰号,那是属于我们独有的印记,是重启过往岁月的密钥。我喜欢同学们回忆里的“成绩好的喜欢,成绩不好的也喜欢”的张老师,当得知她明年就到了退休的年纪时,心里不免有些酸酸的。

曾经的少年都真正地长大了,而那些一路陪伴着我们,引导我们成长的师长,也要渐渐变老了吗……

岁月,愿你待我们的父母,待我们的老师多些温柔,不要让他们这么快老去。曾经不谙世事的我们,已读懂他们当年的那份含辛茹苦。

好久不见,老同学,好开心又见到曾经的你,愿征途上的少年里永远有你有我,愿我们内心永远保留着一份纯真,一份赤诚,见与不见,都心怀一份牵挂,互相温暖。

愿山河无恙,愿我们历尽千帆,归来仍是同班的少年。

生活手记

母亲的尺子

■魏益君

在我的记忆里,母亲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手中的那把尺子。

母亲会做缝纫,手中的那把尺子,随意比划几下,就会设计出漂亮的衣裳。那台“永久”牌缝纫机,每天都被母亲踩出悦耳的声响。

那把尺子不仅可以丈量设计出精美的服装,还承载着戒训矫正我们人生的责任。记得上小学时,我一度厌学,经常逃课。母亲知道后,表情严肃地让我伸出双手。她高高地举起尺子,重重地打在我的手心。尺子落下,手掌钻心地疼,我咬紧牙关不出声。母亲打过之后,背过身去,好像是哭了,声音低低说:“我这么累死累活,为的是什么呀,你对得起我吗?”母亲的话让我无言以对。过后我发奋攻读,终于出息地考上大学。

但母亲的尺子对弟弟却没有起到作用,弟弟初中没读完,便辍学走上社会。

我和弟弟都成家立业后,母亲自己住在老宅,依然踩着那台缝纫机,做着好看的衣服。

母亲年事已高。老宅子因为修路也要拆了,我就打算把母亲接到城里来住。接母亲走时,母亲说什么也要将那台缝纫机带上,我不想让母亲不高兴,依了。

母亲进了城,依然闲不住,经常去购一些布料,给我们做一些内衣内裤之类的东西。每当看见母手中的那把刻度早已不清尺子,心中就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滋味。

时光匆匆,一晃一年过去。母亲近来却心神不宁起来,天天嘟囔着要回乡下,说想那些左邻右舍了。我就和弟弟商量,让母亲到他家住一段时间。谁知二弟却言辞强硬,说母亲一直心疼我,还把我供上大学,就应该住在我家。和二弟商量几次不成,我就把实情告诉了母亲,想让母亲安心住下了。母亲听了,神情黯淡,什么也

没说。

有一天,母亲让我给二弟打电话,说让他来趟县城,有东西给他。二弟兴冲冲地赶了来。

二弟坐下后,母亲就开始从头到脚地打量起二弟来。母亲的动作弄得二弟瓮声瓮气直嘟囔:“干什么呀,这是!”

这时,母亲从身上掏出一把断为两截的塑料尺子,对二弟说:“来,我给你丈量!”

二弟就说我不穿你做的衣服,老土。母亲不管这些,在二弟胸前量起来。但母亲的尺子始终只在二弟的胸口摆弄,二弟不耐烦了,问:“您这是干嘛?”

母亲一边专注地测量,一边说:“这尺子不仅能量尺寸,还能量人心,我量量你的心有多长。”

二弟听母亲这样说,“腾”地站起来,向后退了两步,说:“你不用拿话挤兑我,您从小就只疼着俺哥不疼我。”

母亲说:“你还认识这把尺子吗?那次你不上学,我打你手心,将尺子打断,也没有把你赶回学校。娘没有文化,不会拿话教育你们,娘只想着拿这把尺子使你们出息!”

二弟仍然咆哮着:“看看这把尺子断了的尺子,就知道您对我有多狠了!”

我在一旁实在看不下去,走上前把母亲的裤管掀起来。母亲的小腿露出来,上面的血管像蚯蚓一样曲张着,明显凸出皮肤。二弟见了,不解问:“这是怎么了?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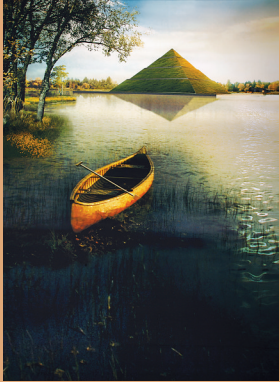
我说:“这是静脉曲张。那年冬天你感冒发烧,是母亲抱着你去医院时,趟过村头那条宽河落下的病,一直也治不好,母亲也从不在人前露出她的腿。”

二弟听了,半天没说话。不一会儿,二弟突然向母亲跪下来,接过母亲手中的那把尺子,噙着泪说:“娘,我错了,走,咱回家。”

花开诗旅

老家

■祝相宽



那时候,我还很小
老家就已经很老了
老堤老树老宅子老房子
南墙根蹲着晒太阳的老人

当我像一枚落叶
被秋风吹回故土
被我写了多少年的老家
正酝酿着一场盛大的春暖花开

谁能告诉我
我与老家谁更老
天上的明月手中的杯
今晚,可否说个明白

【民歌】

这千年的陈酿,不知是怎样发酵而成。
你,从远古深情流来,不是流行风却流行成风。你那地老天荒的情愫、原始的声音,透过最质朴的律动,醉了几代人的心扉。
哦!你这源远流长的爱!你这未了的情。

——张锐

【晚归】

小河碧水,林间苍翠,父老乡亲笑晚归。
夕阳醉,野花美,梆子腔唱家乡味。
满村袅袅炊烟飞,听,汽笛响,看,轿车回。

——李福生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
号码为 15630730721。
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棉农】

身边簇簇雪,手中朵朵云,明丽的彩画里,叠印着你的欢欣。
发雪的炽热,洒云的恒温,你素色的爱,遍布了城市乡村。

——张培勋